

# 我的母校

我的学校名叫刘桥小学，那是我的母校。

我不知道学校具体是哪一年建的，总之从我上学第一眼看到她时，就已经破败不堪了。学校占地不过两三亩地的样子，总共六间教室，前面两间是学前班和五年级，后面一排是一年级到四年级。校园里除了两条极窄的砖铺路以外，连教室的地面，都是土质的，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。每到下雨天，总是屋外大雨，屋里下小雨，有时闪电雷鸣，屋顶的瓦砾都会被震得咯吱直响，那时的教室就像一叶风雨飘摇的小舟，让人担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。夏天的雨总是一连几天地下，雨势大的时候，老师索性就会放我们几天假。待到重新回学校时，教室外面的墙根处长满了草，推开教室门，发现墙角竟立着一株一尺多高的桐树芽。

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有雨天的厕所。露天的厕所，四面低矮的墙围着，中间隔一堵

墙，左边是男生厕所，右边是女生厕所。一到雨天，厕所里就肮脏不堪，没有下脚的地方。

学校不但厕所简陋，也没有操场。我们没有体育老师，所以从来不上体育课，只在课间休息时，在教室门前或者学校对面的一片空地上相互打闹，做各种游戏，跳皮筋、踢毽子、扔沙包……那时觉得下课时间很长，有时我们能将大半个村子跑下来，一家家地找水喝，然后又在一阵悠扬的铃声中慌乱地跑回教室。

那时学校没有电铃，用的还是人敲的铁铃铛，除了上学、放学铃敲得比较准时外，课间休息时间由老师随意掌握，一般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。铃悬挂在一棵大树下，中间系着一根麻绳，由老师们轮流值日。课前十分钟的预备铃声节奏一般比较慢，上课的铃声则适中，不紧不慢，铃声凌乱完全没有节奏时，说明要集合开会了。

日子就这样如清水般快乐地过了五年，在我读完小学四年级的那个暑假，学校终于被重建了。原来灰色斑驳的危房倒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两排整齐的红色砖瓦房，雪白的墙壁，平整的地面，还有两个漂亮的方形小花园。新校舍落成典礼那天，学校张灯结彩，请来了乡领导和全体村民一起庆贺，我还作为学生代表在会上发言。

再后来，我上了初中，念了高中，读了大学，很少回家，可每次回家都会听说一些关于学校的消息。听说新校舍建成之后，学校很是辉煌了几年，生源不断增加。再听说学校的师资力量不断下降，家长们都不愿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了。又听说一个班里才有七八个学生，学校实在难以为继了。最后听说，孩子们都去城里上学了，老师们也被分流到附近几个大点儿的小学。我读了六年学的刘桥小学现在已经废弃了。

(曹艳 淮阳县地方税务局)



## 八月，去看荷

想去看荷了，自迁居后远离了那片湖水，也疏离了文字。周围的嘈杂代替了宁静，看不到水波柳影，看不到紫燕涉水。过惯了临水而居的日子，似乎所有的心绪与思路都安放在那片湖水里了。

今天早晨特地去湖边，顺湖南岸走，东去，一路景色宜人，绿树成荫，花朵点缀，小径上有人晨练打拳，岸边有人垂钓，如此悠闲的情调，才是我熟悉的。

来到东湖，一眼望不到边的千亩荷田，碧波荡漾，荷香迷漫。朝霞染红了水面，金光闪烁，柳枝轻摇，绿叶簇拥红妆，鸟鸣蝶旋，白鹭起舞。荷静立水中央，红荷粉腮淡扫，白荷素笔轻描，叶似翡翠，露如珠。莆田青葱与荷相依，苇田挺拔与荷相邻，霞光水色交相辉映，满池秀丽。

从古至今有太多的诗词歌赋描绘荷的清雅端庄，颂扬荷的美丽高洁，我的拙笔再也写不出赞美之词，我只能深深地沉醉在这片景色里，闻荷香入脾，听鸟儿呢喃，看野鸭戏水，瞅鱼儿摆尾。

八月，已有荷花凋零，有荷叶长了枯斑，这些都影响不到荷的美丽，荷花盛世还在延续。

霞光渐淡，天蓝云白，太阳炽热起来，高亢的蝉鸣提醒我该往回走了。

(高红 淮阳县农机局)



## 火锅里的爱情

我与老公从相识到结婚已有18个春秋。老公是个浪漫的人，平常的日子里总是喜欢送点小礼物给我，让我时不时地感受到生活中的一份惊喜和美好。而情人节、七夕节，老公送的礼物更是别出心裁。今年的七夕节眼看就要到来，老公为了送我一份独特的礼物可谓煞费苦心。期待之余，我不由想起去年七夕节收到的那份让我永生难忘的礼物。

去年七夕节，天气不错，老公的心情很好，一大早他就寻思着要送给我什么节日礼物。老公在家里转悠了一圈儿，里里外外看了个遍，发现该送的能送的都送过了，玫瑰花已经送过N次了，再送已经不新颖了，衣服首饰化妆品等物件也送过了。送什么呢？老公背着手，抽着烟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最后他一拍脑门：“有了！”

于是他从花店买了一些漂亮的包装袋，直奔菜市场，在菜农大妈那里买了一把香菜，他用粉红色的包装袋包扎上漂亮的蝴蝶结，再去买来一些大白菜、鲜木耳、金针菇、番茄、油麦菜等等，分别用不同的彩带包扎成漂亮的花形，集结成一大束花。

晚上他把这一大束花送给我时，我一看笑了，这次送的礼物很实惠，就说，晚上咱们就在家里举行一个烛光晚餐，涮火锅。

七夕之夜，我们全家在餐厅里，围着火锅，吃着美食，享受着烛光晚餐，热辣辣的气氛，再加上两杯小酒下肚，我与老公的脸被热气撩拨得火辣辣的。儿子更高兴，享受着美餐，还是不忘记调皮的本性，嘻嘻哈哈笑着喊：“亲一个，亲一个，爸爸亲一个，我还没有见过你们俩亲过呢。”我佯装恼怒，笑着嗔怪：“小孩子胡说什么呀！”全家人亲亲热热的场面，令我感动，那滋味让我感到爱的实在、温馨和香甜。

我和老公都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，望着窗外稀疏的星光，那是织女与牛郎约会的幸福时光，人间有老公陪我度过美好的七夕之夜，一股美美的感觉涌上心头。

又到了七夕节，我幸福地期待着老公给我又一个惊喜。

(吴飞燕 项城市治安路南段)

## 悔悟的泪水

他上到高中二年级时，迷上了上网，无法自拔。

父亲对他进行耐心教育，但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。父亲失望极了，狠狠地揍了他一顿。一顿打后，他赌气离家出走了。

他到了南方一个大城市，应聘到一家服饰公司。

上班后，他给父亲打了个电话，说找到一份很满意的工作，不要挂念。从此，杳无音信。

父亲不急，他知道这孩子聪明能干，又踏实稳重，只要想干的事，他会一头撞到南墙不拐弯。

他在外拼搏了三年，辞去了工作，西装革履，回到了家。

他对父亲说，想在县城办一家服装超市，让父亲资助他一笔资金。父亲没对他泼冷水，只说一句话：“想干可以，要钱没有。”

这话让他很痛心，认为父亲对他太绝情。他东奔西跑，跑了三天，一无所获。

俗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。正当他一筹莫展时，邻居张叔找到他说：“大侄子，听说你想做服装生意，要缺资金的话，我手里面有。”真是雪中送炭，他高兴地连声道谢。

张叔接着说：“丑话说到底，利息比银行贷款高，借期三年，到期连本带利一次还清。”他心一横，牙一咬，与张叔签了借款协议。

有了资金，服装超市很快在县城开业了。

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炷香。父亲的绝情、张叔的高利借款，激怒了他，他发誓，豁出去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

凭着三年的经商经验，服装生意由小到大，在县城越做越红火。

还款日期到了，他拿着借款和协议书来到张叔家。张叔高兴地说：“大侄子，看到你生意兴隆，我恭喜你了。你借那钱和利息我都不要了。”

这话听得他一头雾水。

张叔不慌不忙地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封信，递给他：“大侄子，这是三年前我借给你钱时，你父亲写给你的信。”

信上写道：“吾儿，这是我托你张叔借给你的，签协议也是我让他做的。无论生意成功或失败，到期后这钱我都不要了……”

他看着看着，眼泪一颗颗涌出了眼眶，滴到了信纸上，拿着信的手颤抖起来。

(赵景荣 商水县周商路新城广场)

## 你忘了说“谢谢”吗

昨天晚上我们一行二十几位省级普通话测试员完成一天的测试任务，在淮阳吃过晚饭，坐上车出发时，已是九点左右了，再加上连续几天测试，尤其是昨天受测人水平又差，感觉真是困倦极了。人上齐后，车内的灯灭了，大家懒洋洋蜷缩在座位上，按说正好小睡，不曾想我们坐在后排的几个人聊起天后，瞌睡劲儿一扫而光。我、小静、乐妹妹，还有唯一的帅哥——东哥，大家胡侃海聊，也算尽兴。后来，小静讲了一件两天前经历的事，引来我们一阵感慨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离家不远的街道上见到一个找不到家的一岁多的小女孩，小女孩衣着邋遢，表情漠然。小静尽力安抚，并报了警。终于，警察与家长都来了。可是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家长找见孩子，对小静连一句表示感谢的话都没说。警察有点儿看不过去，提醒孩子妈妈，说你看人家大热天，费了那么多时间，帮你照看着孩子，你也该说句话吧。岂料家长理直气壮：你看我又没带钱！这边小静心里会有什么滋味，大家可想而知。

我不禁说：“要是我，我会失望的，感觉自己做的事这么有价值却没有得到认可。”小静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我当时真是有点

儿失落呀！回家后九岁的儿子都不禁感慨，说现在都不想好孩子了。看看我做的这个好事，竟然给儿子带来了如此影响！说不定那女人还以为我是为了索要什么财物呢！”她的话语之中除了带有失落，还有些许的不满。

我们几个人听后，对那位家长的行为也非常不满。其一，孩子那么小，竟然让孩子脱离家人的视线，独自走出来。其二，她竟然可以如此冷漠，别人帮忙找到孩子这么大的事，心灵竟然不被触动，连一句“谢谢”都那么吝啬。

其实，我也清楚地知道，不满也罢，被伤害也罢，如果遇到这样的事，明知人家不领情、不感谢，我们在座的几位依然不会坐视不管。因为我们坚信自己做的事有价值，不管别人是否认可，我们都毫不怀疑。这就是人与人的区别吧。

让人钦佩的是，小静同志热情善良的心并没有被彻底伤害，儿子也依然像妈妈那样一心向善、乐于助人。他们几天后又在小区捡到一串钥匙，费了好一番周折，最终归原主，并获得主人由衷的赞赏和感谢。这真让我们听者感到欣慰和振奋。

(黄清花 周口六一路小学)

## 纳鞋底的母亲

年迈的母亲从不肯闲着，即使在这炎热的夏季。

这不，一大早，她就从集市上领回一些鞋底，然后戴上老花镜，一针一线地认真纳起鞋底来。她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宛如小时候在油灯下给我们做鞋一样。

我问母亲，纳好一双鞋底能挣多少钱？

母亲高兴地说，十块。

我又问，一天能做多少？

母亲答道，如果时间抓得紧，可以做三只，做三只人家能给十五块钱呢。

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，即使什么活儿都不做，也会热得难受。我不忍母亲这样劳累，便说，一天辛苦苦苦才挣了十来块钱，还是不做了吧，我们又不缺那几个钱。

谁知，母亲却满足地说，已经不少了，比起以前给人家穿珠子，一天不闲着，人家才给了三四块钱。

我一时无语，心里也不由一阵酸楚。

在这个社会里，别人每天挣几十、几百，甚至成千上万却还不知满足，而我年迈的母亲，从早忙到晚，挣十来块钱就知足了。

(卞彬 沈丘县北杨集二中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  
电子邮箱：  
zkwbxxs@163.com